

闪开，让我歌唱八十年代

关于校园的记忆碎片

◎破吉他·烂城市·想回家

□ 序幕一 动员

这是一个长达七天的假期,被人们称为“黄金周”,你的任务就是在这七天中很忙碌地休闲,很紧张地消遣。

如何打发掉这个黄金周、设计出合理的玩乐计划,实在是一件一点儿都不好玩的事情。有人计划长途奔袭,有人准备坐守京城,有人设计了让身体远游的旅行方案,有人酝酿着让感情重温的心路历程。

我提出的是:利用这个人人都闲下来的长假,让我们跟昔日的老同学、老朋友聚一下吧。

你现在,是怎样的心情?是欢喜悲伤,还是一个人不知名的愁?这是李宗盛的世界。而我想到的的是张洪量的一首老歌:《破吉他·烂城市

·想回家》，歌名中的三个意象正可以概括我们现在的心情。

破吉他，是你浪漫不再的青春。你现在已经三十开外，肚子像锅盖一样扣在小腹上；你一副见多识广的样子，什么都不能让你兴奋起来；你脸上的表情越来越俗气，正是你年轻时最讨厌的那副样子。

而当年，你什么都敢唱，哪怕自己五音不全；你什么都敢做，哪怕并不是一场冒险，你也要为自己喝彩；你觉得什么都新鲜，对值得你热爱的东西发出衷心的赞叹。

你曾经那么年轻过，年轻得连自己都羡慕；你曾经那么傻过，傻得只有跟那些一起傻过的人才好意思提起。

弹起老吉他，你还能依旧吟唱吗？

这座城市并不烂，只是有些堵。但它同样也不是你想像的黄金天堂，烂掉的是你那遥远的过去和未曾实现的梦。你有房有车了，却没有原来几个穷哥们儿走在马路上那种意气风发的感觉；你什么都吃得起了，却开始为自己的身材和脂肪肝发愁；你原来高吼《一无所有》的时候，觉得自己拥有全部的世界，如今你似乎有了许多东西，但张开手看看，真正有什么呢？

都市里没有当初你的梦想，但你无法逃脱。你必须结结实实地在这里生活，并沦为其中的一员。

你都没劲说没劲了。

想回家,但是你已经无家可回了。密密麻麻的高楼大厦里找不到你的家,对于生活在北京的人,谁敢说这里就是你的原乡呢?

共同度过的青春、一起长大的日子,才是我们再也回不去的精神故园。

在这个长假期,来一次短相聚,让我们聚在一起,哪怕什么也不说,只是默默地坐一会儿,傻傻地笑一会儿,野野地闹一会儿。

把心事留在那堆喝空的酒瓶子里,然后,生活将继续,将异乡当作故乡,将流放当作远航。

□ 序幕二 集合

其实大家都挺想在一块儿聚聚的,但就是没人出头张罗。忍无可忍的时候,你便挺身而出。

作为聚会的召集人,你首先要让大家统一思想,认识到你作为一个聚会召集人那种至高无上的地位,以及一切行动听你指挥的权威性。哪怕你觉得自己是个杂碎,那也是大熊猫身上的杂碎,尊贵又受保护。

一定要记得邀请当年的班主任和那些德高望重的老师,哪怕他上学时抓过你考试作弊或判过你不及格。老师们会比你更珍视聚会的邀请,并会做出你绝对意想不到的激情举动。

做好前期准备工作,多两次勘探行车路线,并让懂得一些测绘知识的同学绘制路线图,避免做出南辕北辙的行车指南。

要把一些工作做在前头,比如印制同学通讯录这样的事情,要在

家来报到的时候就让他们填好,然后迅速找熟悉办公软件的人进行整理打印,复印后发给大家。任何“吃过饭再说吧”的念头都是绝对错误的,只会让你滴水不漏的计划漏得滴水不剩。

名不正则言不顺,聚会也要讲究“师出有名”,这样才能鼓动起更多人的参与热情。从这个角度来讲,没有聚会的由头是万万不能的。

但是,事实上我们在乎的并不是什么由头,而是参与聚会的那些人和当年那段一起走过的日子。从这个角度来讲,任何由头都是万能的。

比如:毕业十周年、到大学报到二十周年、实习五周年、纪念中国奥运足球队冲出亚洲十五周年、女儿三周岁、结婚六周年、宠物狗生了四胞胎,或者,干脆就为了今天是10月6日而聚会。

对于那些找不到聚会由头的人,我们要由衷地鄙视他们。

同学聚会,多是采用AA制。尽管同门中有发了大财的,但还是要打消让人家独掏腰包的念头,哪怕是他哭着喊着要一个人买单。我们要让他那看多了钱的双眼看看,世界上还有不拿他的钱当回事的,世界上还有比钱更让他眼睛发热的。

综合各地各班的聚会经验,一般是外地的同学解决自己的来回路费即可,北京的同学凑钱满足大家的吃喝玩乐费用。

但在筹措经费阶段你一定要小心,哪怕你已经将各方面的费用算了六百遍、精确到了小数点后六百位,也要比你算出来的账多收大家一些钱。其实平均到每个人头上没多少钱,你没必要默默地承担那些不

可预知的费用——特别是大家敞开了喝起酒来以后,那可是个无底洞。

毕业这么多年,许多人都有了社会地位或门路,难免有人会站出来,他可以拉到赞助,不让大家掏一笔钱,只要允许人家企业对这个聚会拥有冠名权即可。一定要将这种占便宜的思想消灭掉——除非你愿意让你们的饭局被冠以“荣昌肛泰酒席”。

再认真领会以下这些善意的提醒,绝对是非常必要的:

尽量租大客车集体坐车,不要让大伙自己开车前往,否则那些查酒后驾车的警察们的罚单就不够用了——如果同学们能安全开到警察面前的话。

物资储备方面,除了烟、酒、扑克牌、麻将、金嗓子喉宝、口香糖、胶卷、录像带、干电池、剃须刀等等等等(数量都是多多益善)之外,一定要带一件荧光腰带或马甲。要知道,总有一些同学要迟到,或到半夜也找不到路,这时就需要有人到交通要道去耐心等待、指挥交通。黑漆漆的夜里,荧光物品能避免接客的人成为神风敢死队队员。

带一张广播电视报,注意看一下聚会期间有没有足球比赛,特别是中国队的,这样就可以重温摔啤酒瓶、高声怒骂的痛快时光了。

带几个 O 型血的同学,以备与别人打架的不时之需,要知道,你们

在这种情况下,就通过这些物件让其闭嘴。

带些扔了也不心疼的衣服,让那些将自己身上吐得像哈尔滨雾凇的同学换上。

找一个受够你们羞辱也滴酒不沾的同学断后,伺候那些走不了路的人撤退之后,再与服务生一起打扫战场。要考虑找个搬家公司帮他一起将大家的遗留物品运到某地,他一个人实在是扛不动。

□ 序幕三 注意

全体同学请注意——

A.要给自己留些余地。如果事先通知聚会时间是两天,那么向老婆或老公请假的时候一定要说成是三天,或留下个活口,免得临时延长聚会时间时不好销假。要知道,聚会的意义不是把意料之中的感情和项目演习一遍,而是制造出种种意外,意外的笑与泪,意外的走与留。

B.不要相信自己。尽管你信誓旦旦地说自己喝不了酒,因为你有高血脂心肌炎,或认定自己是个从来不抽烟的人,但是,还是不要开车前往、不要把高血脂心肌炎当成什么大不了的病,并老老实实在兜里准备一条烟。要知道,聚会的意义就是让你变成一个与平时不一样的人,一个完全让自己放开的人。从另一个角度来讲,你也不要仗着自己能喝几杯酒就羞辱那些老实巴交的人,他极有可能变成一个名叫“酒井”的家伙。

C.不要相信召集人。比如,在行车路线图与你的记忆之间发生了

冲突,你不敢相信自己的记忆,但这时也不要相信召集人的先遣图,最值得信赖的是路边卖冰棍的人。又比如,召集人天花乱坠地说要把拍的照片人手一张,还要将录像制成DVD云云,不要相信他,还是把自己的相机或摄像机带上。要留下美丽倩影,只能靠我们自己。

D.在喝醉酒之前,最好显示出你礼义兼备的有教养一面。比如见到老哥们不要问对方的婚姻状况,更是千万不要问出“小红还好吧”这样的问题。在这个快速变化的时代,小红去年还是他的老婆,今年可能就已经是他的前妻了。见到班里的女同学,一定要说:“你真瘦啊”,甚至可以痛心疾首地说:“你怎么瘦得不成个样子?!”——当然,开始喝酒之后,这条守则就可以扔在脑后了。

北京同学请注意——

A.当好东道主,热情迎嘉宾,所以你要张罗大伙到你家坐会儿玩会儿。但要注意此前做好坚壁清野工作。不仅要把家里收拾得整齐干净,还包括将太太支走,最好让她在外面住。要知道,同学之间的口没遮拦足以毁掉你多年经营在她心目中搭建的德艺双馨的形象。如果家有宠物,也最好让太太带走,抽烟喝酒过度的同学们代谢出的空气即使毒不死它,也会将其温柔性格变成一个暴脾气。对了,还有书架。好好看看,你大学时昧下人家的书一定要收起来藏好,万一让他看到,将会掀起一场宿怨。

B.倘有可能,准备些一次性桌布铺在沙发上,而不要讲究什么美感,把香喷喷的美丽罩布留在那里。那些醉醺醺的同学到你家后,估计

连你家的装修风格都没有参观完,就会一头栽倒在沙发上。接下来,该呕吐了,你家的沙发和沙发周围的地界将很快变成沼泽地。

C.鉴于你的东道主身份,强烈建议不要在你家打麻将,除非你想做一个社会慈善家。如果实在想打,建议由别人提出,而你则赋赋歪歪做百般不情愿状(也要注意适可而止,避免那些人信以为真,取消建议)。

外地同学请注意——

A.一般来说,外地城市比北京都要民风淳朴些,所以你可能动念头带些土特产来供同学们把玩品尝。免了吧,北京这座城市养的尽是一些天性凉薄的人,他们不会为你辛辛苦苦背来的西瓜而感动,却要小心翼翼地问一句,不会馊了吧?不过,由于北京白领的生育能力普遍偏低,所以建议你一定要带上一辈的照片羞辱他们一下,让他们看看,什么叫儿子,什么叫闺女,什么叫血脉不断,什么叫薪尽火传。

B.外地来京的同学在走上麻桌之前,一定要把返程机票的钱留足,避免被抽立之后回不了家。不过要是输急了,你可能忍不住从车费中挪用一部分钱,还说什么大不了改飞机为火车。这时一定注意,你的返程车票=火车票+从车站到你家的出租车票+车上要泡的方便面和火腿钱,忘掉这一点,你就要尝尝饿着肚子长时间走路的滋味了。

C.有的同学未雨绸缪,担心自己输得刹不住车,就将返程车票或机票提前买好。这种做法也甚为不妥。究其缘由,不仅是因为情感激荡的同学聚会足以改变你的行程安排而让自己滞留在北京,更是因为,麻神偏爱义薄云天的人。对于千里迢迢来赴会的你来说,麻桌上大丰收

的概率要远远高于惨遭屠戮,所以,最后的结果极有可能是你乐滋滋地数着手里一夜之间变厚的钱,将火车票改成了机票,或将经济舱改成商务舱,甚至,你还动了先去胜地旅游一下的念头——如果那几位战士给你的赞助款足够多的话。

□ 幕启 说吧,记忆

终于坐到一起了,一种熟悉的味道和感觉会迅速弥漫开来。将这种味道和感觉具体物化的,则是我们大学时代里的那些词语,那是我们青春期的魔鬼词典,是属于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校园的民间语文。

来吧,回忆,以首个拼音字母为序。

点名

大学里的成绩分两项:考试成绩和考勤成绩。后者是老师保证其课程上座率的有效武器,经常在出其不意的时候拿出点名册。对于兄弟同心、其利断金的同学们来说,是不忍心让在宿舍酣睡的同袍受到课堂上的戕害的,于是,代答“到”的义举此起彼伏。有人上考勤,兼之义薄云天,就练了好几种发声方式,以使用不同的口音替逃课的哥几个喊“到”;对于那些人缘好的同学来说,老师一念到他的名字,经常会从教室的不同方位传来好几声“到”;在床上睡觉的人也并不轻松,等大家下课后,一旦得知今天点名了,他就要请替他答“到”的人吃饭。

电教室

电教室属于教室的一种，因其中有电视机及闭路电视或录像播放设备而得名。电教室是衡量一个学校教学条件的重要指标，一些重点大学吹嘘的往往不是他们有几位大师级教授，而是有多少设备一流的电教室。这里也成为录像厅兴起之前大学生获得影视娱乐的主要阵地，大家借口练习英语口语和听力，心安理得地在里面狂看外国电影，而琼瑶周润发更是令人趋之若鹜。不过我经历的最兴奋的一次是看到说电教室要放两集《教父》（当时第三集还没有拍出来），简直是举校若狂，提前两天就占不上座了。不过占上座的同学也没什么好果子吃，他们并没有看到《教父》，倒是从别人嘴里第一次听到一个词儿：愚人节。

对讲机

不要误会，这玩意指的并不是警匪片中的手上砖头，而是连在各宿舍门顶的小喇叭，呼叫一端则在楼下传达室。谁要是来了电话，会被值班大爷在喇叭里呼喝，被呼叫者就以迅雷不及掩耳盗铃之势奔下楼，气喘吁吁地说上几句。久而久之，家庭条件好、父母能经常打电话过来的人练就了爬楼梯绝技和超大肺活量。而那些接完电话后带着一脸傻笑回到宿舍，躺在床上开始背诗或无病呻吟的人，则是明确无误地告诉大家：这小子恋爱了。如今的大学，各学生宿舍都通了电话，许多学生还有手机，对讲机该绝迹了吧？许多东西来得太容易，那种类似亲人来探监的幸福也就越来越淡了。

二锅头

二锅头是北京白酒地头蛇中的龙头老大，啤酒则是燕京。京城最流行喝的是二两装小瓶二锅头，简称“小二”，但学生当然只能喝大瓶装

的,因为算下来更省钱,简称为“二锅”。二锅头不仅是北京的酒,更是北京这座城市的性格体现——在人民大会堂的国宴上摆着,也不显得寒碜,在小巷深处的小酒馆喝着,也不显得突兀,这种出得厅堂入得厨房的做派,是很北京的。在北京,你可以穿着布鞋背着军挎进国际俱乐部,另一边簋街里光着膀子喝啤酒的那个粗汉,没准就是齐秦,这统统可以称之为“二锅头风格”。遗憾的是,许多在北京上过大学的人对二锅头很是过敏,闻之欲呕。究其原因,无非是上学时逢二必醉,给喝伤了。

魂斗罗

垄断产生暴利,而对于当年几乎只有这一款电子游戏可玩的魂斗罗来说,垄断产生的是狂热的迷恋。有多少人将战场上所有的草丛都翻遍,有多少人用所有的武器分别过关。技术派在传授调出三十条命的窍门,唯美派只要死一次就按键重来,一定要用一条命打到底……闭上眼睛,是什么在响?没错,魂斗罗的音乐。那个年代,许多家庭第一次购买彩电,淘汰下来的黑白电视成为魂斗罗的战场,乃至许多人根本就不知道,这是一款十六色彩色游戏。

金健

意气风发的人经常被一个落魄老者教训:“小子,当年我在江湖上混的时候,你还正给人家刷厕所呢。”如果金健牌香烟见到眼下红得发紫的中南海,也完全有资格这么说。当年,这可是北京市面上(至少是大学校园里)牛气冲天的牌子,与它哥哥金桥一起,独执混合型香烟之牛耳,而烤烟型则被黄、白二红梅占据,至于阿诗玛、红塔山之类贵族,

太过曲高和寡。至于万宝路、KENT 等洋烟，只是男生为了在女孩面前树立形象而攒许久钱换来的面子烟，一旦恋爱成功，马上消费不起。奇怪的是，不带过滤嘴的春城一直很吃香。个中缘由只有打麻将的人才体会得出来，这种短粗型香烟很容易伪装成烟屁股，一开始不被人注意，最后大伙都没烟的时候则用来救急。

军训

军训是上大学的第一课，除了国防意义外，还至少具备下列优点：一、野蛮其体魄，那些在太阳底下踢正步时被晒昏的情景成为当事人的青春期割礼；二、丰富其情感，特别是那些女生，军训结束时跟训练她们的教官哭得鼻涕眼泪一大把：“以后谁还帮我叠被子啊”；三、充实其谈资，一些男生如今会摸着已经谢顶的脑袋，看着当年的秃头照片说：“那会儿的头发真好啊”；四、提高其食欲，那个能吃啊，回到学校的第一餐，许多人能把猪肉大葱馅包子连吃九个，外加两盆西红柿鸡蛋汤；五、增强其欲望，这也是最重要的收获。那些没考上大学的朋友往往对你嗤之以鼻：“瞧你们女生那模样，亏你们还有心思谈恋爱，切——”他并不知道，军训时对男女生分而训之，男兵营里别说女人，就连女字旁的汉字都看不到，能不着急吗？

劳动

所谓劳动，指的是大学四年中，必须要有一周去密云植树，许多学校还为此在大山深处建了设备齐全的基地。由于每一年的安排是固定的，所以老是一块去密云的系就容易产生世仇，本来没什么事儿，只不过是听师兄们提到上一年的战斗，也要找碴再打一架。除了滋生

世仇,劳动的另一个好处是让你知道了自己到底有多能吃。几乎每个系都举行过吃饭比赛,先在旁边的饭桌上吃够八两,然后再坐到中间的桌子上参加决赛,经常有女生都能通过资格赛的。如今,尽管还有沙尘暴,但北京的漫天风沙确是比当年少多了,其中可有我们栽下的那棵树在栉风沐雨?

粮票

对一所学校而言,其食堂印制的菜票往往成为校内的第二种货币,你甚至可以用它去给自行车补胎。而粮票,则是凭证供应时期适用范围更广的一般等价物,在高教区的几乎所有集贸市场上通用。这种货币非常坚挺,价格稳定了很长一段时间,只不过全国粮票比北京市的地方粮票要稍稍值钱一些。同学们用吃不完的粮票换来许多生活用品,而进入到流通渠道的粮票也满足了早期“北漂”们的果腹要求——否则他们就买不到米和面。曾有一度,政府连糖、肉、纸都凭证供应,于是父母拿着我们带回家的糖票向邻居炫耀,而女生则向男生讨要纸票以购买手纸。

霹雳舞

随同名电影的风靡一时,霹雳舞在中国大地处处开花。但这种舞姿更主要是在社会上流行(所以后来被称为更恰当的“街舞”),在大学里跳霹雳舞的同学往往是跟社会接触比较多的人,属于那种很能“混”的类型,既能博得女生喝彩,又能博得男生惧怕。在大多数同学只能穿梅花牌运动衣和回力牌球鞋的时候,这些身穿迷彩、头绷裹布、脚踩“高耐”(高帮耐克运动鞋)的人实在是引人瞩目。他们不仅身体柔若无骨,

还特讲义气，经常帮班里同学打架。如今在同学聚会时也张罗得最勤，但请注意，同学聚会时干什么都行，千万不要重温当年的动人舞姿。你的老胳膊老腿已经禁不起那种折腾了。

勤工助学

这个听起来很文雅的词其实指的就是学生经商。但当年市场经济并不发达，参与者往往还在“君子耻于言利”的传统伦理中挣扎困惑，所以成功者寥寥，最后只不过是倒卖酸奶的人赚了一肚子酸奶，零售北冰洋汽水的人一说话就打嗝，出售明信片的人的所有相识都能收到他卡轻情重的温馨祝福——往往是过了时的滞销货。但有一群人除外，就是出租武侠小说的同学。在他们心目中，金庸古龙梁羽生萧逸卧龙生们不止是文豪，更是财神爷，当然，还有兰陵笑笑生这位古人，号称“绝对足本”的洁本《金瓶梅》令出租者过上了西门庆般的有钱生活。

生活委员

谁是大学里最可爱的人？生活委员啊。各班的生活委员多由女生担任，即使她长得不漂亮，也成为所有男生心目中的女神，因为，每个月的副食补贴就是由她发到大家手里（再往前推几年，还有助学金），那可是除了父母外唯一的经济来源。在我上大学的那四年，每个月的副补从九元开始，跳了几次台阶，最后变成二十三元，这笔钱的步步高，从一个侧面反映了物价的上涨。副补越涨，父母越为物价发愁。那时候，老百姓的心理承受能力真低啊。

拖拉机

全中国的大学生都在玩着这种把戏，只有农业机械系同学的玩法不同。这种由一副扑克牌发展来的游戏后来疯狂扩张到三副牌、四副牌，也酝酿出系与系之间、宿舍与宿舍之间、牌友与牌敌之间、牌友之间说不尽的恩怨。由于这种游戏不宜带什么彩头，所以也有人喜欢玩“拱猪”或“敲三家”，输方要出钱请参战者到校门口吃炸麻雀（如今大家衣食足而知环保，居然热爱起小动物来），或接受赢方安排，在楼道里歇斯底里地大吼“我是猪”，而如果你在冬天的楼道里看到有人裸奔，也千万不要吃惊。

外号

如果一个上过大学的人没有被人叫过外号，那简直是很没面子的事儿，而一个人要是有好几个外号，那就说明，此君交游广阔，属于交际花，还是大朵儿的。除了酸溜溜的中文系（比如他们叫皮肤白皙的李姓女生为“李太白”，又叫身宽体胖的大胖子为“肚子美”，属于拾古人牙慧，毫无趣味），大学里的外号多从家畜、家禽、蔬菜、农作物和身体部位（与形容词相伴）类别中汲取灵感。比如你给对门宿舍的小顾起了个外号叫“骡子”，他当然不能接受这种否定人家生育能力的称谓。不要着急，你只需在夜深人静的时候，冲对门喊一声：“顾骡子！我这儿有一盒绿摩尔，来抽不抽？”对门马上冲出一条黑漆漆的身影：“人在人在！哪儿呢哪儿呢？”

卧谈会

有人说大学是一个人培养人生观的关键时期，而培养人生观的关键场所，就是在熄灯后的床上。同宿舍的人海阔天空地聊着，各种观点

的交流,不同性格的碰撞,最后结出成熟的人生果实。黑暗是欲望的催化剂,所以卧谈会往往离不开“食色性也”的主题。但食色的顺序是颠倒的,大家先是聊着某某与某某的隐秘感情、男性与女性的下三路话题,然后转到吃上。在饥肠辘辘声中,各自交流着对家乡美食的深刻思念和色香味俱全的细致描述,最后在这种残酷的自虐中沉沉睡去。这样的卧谈会使得许多人成为空头美食家,工作后出差,只要是去室友的家乡,总能将那里的特产美食说得头头是道。

献血

可以肯定的是,义务献血的最大来源是高校,因为大学里响应献血号召的人是如此踊跃(他们毕业上班后却变得推三阻四,即使有高薪长假诱惑)。献血不仅可以得到一笔对学生而言不小的补助,可以在献血专灶吃到大块而结实的牛羊肉,并且可以堂而皇之地不上课。献血的附加好处是:向心爱女生炫耀自己的超强体力,所以经常有人故意要在献过血后马上帮老师搬家,而知道自己的血型后,就可以在算命书上按图索骥,并且,以后再跟别系打架,要有人失血过多,就知道谁是万能输血者了。而献血真正的好处要在工作后才能体现出来:单位分房子时,献过血的人还可以加分,前提是你还保存着当年的献血证。

校花

关于这个字眼,说出来就那么动人,引人遐思。但那个时代的校园并没有规范的选美机制,所谓校花只是民间的自发评选,标准不一,结果不一,于是一个可怕的规律显现出来:甲系将乙系的某美女评为校花,整天拿着望远镜对着楼下瞄,对着人家流哈喇子,并对能与美女相